

短篇小說集

失戀後

黎維維女士著 ✓



士女維緹黎者著

集說小篇短

後戀矢



中華民國廿二年三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四月出版

●失戀後

每冊實價七角

著者 黎緹維女士

發行人 高 圻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圖南里

發行所 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經售者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全國經售處

北平佩文齋書莊	天津佩文齋書莊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西安派文報社	太原晉新書社	廣州共和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重慶平民書店	杭州開明書店	南昌文明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目次

目	次
失蹤·····	一
青年底悲哀·····	四二
未寄·····	八三
矛盾·····	一〇四
失戀後·····	一二七
轉變·····	一六四
最後一夜·····	二〇三
犧牲·····	二三〇
女兒的祕密·····	二四四

失 踪

一

當卓靈失蹤後的第三天，她底妹妹才來告訴我；當時我着實地一驚，却驚出一身毛病來——待我清醒時，我已經躺在我的牀上了。同學見我滿面淚痕的，都睜着奇異的眼睛向我看，卓靈的妹妹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嚇跑了；我忽然想起了失蹤的，還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的卓靈，心裏萬分的難受，不覺又一陣昏迷了過去——同學見了我這樣，都被一種人類的同情心性所感動，也不禁淒然的流下淚來，呵！卓靈……

『你們不要再看她，教她更難受了：待她靜靜的睡一會兒吧！』

校醫輕輕的向她們說，她們向我默默的望了一眼，然後無聲的走了出去。

『伊娜，你以爲我是一個奇怪的人兒嗎？哎，相別還不及一年，我的思想却變得利害哩！這個世界我甚至一個鐘頭也活不下，你看，我到底會有自殺或是失蹤的一天的！』

我記起了我們別後的第一次談話，但那只是一時的說笑，誰也不把牠放在心上的，現在這串話開始在我的腦子裏動起來，後來幾次的談話更證明了她底轉向和意志的堅決，——這雖然是意料中的事，她到底會有失蹤的一天；但現在總不免有點難受！

在靜靜的睡眠中，我開始爲我們那過去的往事追懷：

那是兩年前的事了。正是這麼晴朗的一個秋天，在G校行開學禮的第一天，我認識了一向我的眼睛所追逐的一個被C市所視爲浪漫，危險的一個美麗女郎。我的眼睛幾乎可以說從不曾離開這個天生的尤物，她那麼跳來跳去的微笑

着，待人接物又那麼的真誠和親熱，在那一對微蹙的長長的睫毛下底美目，我覺得我深深地愛上這個嬌媚的小女郎了。她一定已經知道我時時在注意她，有時我們的眼睛偶然觸着，我就看見一對奇異的大眼，但隨即她柔媚的笑着，迅速的投過來一道溫柔的深情的眼波！她的朋友很多，待她都是很天真和親熱的，但只有她特別地牽動我底奇異和愛慕的心懷。她的每一眼波使我愉快！我喜歡她，彷彿我們已經是那麼稔熟的朋友了。

在散會後，我跟在她們底後面，我正在追尋那在人羣中不見了的那可愛的
小女郎時，忽然後面一隻溫熱的小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膊——

『啊！是……你哩……』我囁嚅着說，又愉快又羞怯的低垂着頭。

『是我哩！嚇得你一跳了，是不是？』

她溫柔的微笑着。忽然她羞怯的望在地板上。出乎我意外地那麼畏怯，這使我恢復了望她一眼的勇氣，于是我捏着她的小手，說：

『怎樣？可愛的小姑娘，你懂得我的名字嗎？我，我叫做伊娜……我，我很歡喜你哩！』

『呵！伊娜……』她跳了起來，直從她的心底歡呼出來說：『我的名字是卓靈……以後我們便是好朋友哩！——』她急促地接着說：『我，我也歡喜你！——』

自此我們要好得簡直分不開，在她的舉動間，言語和談笑上，真是一個一見就愛的小姑娘，她很愛微笑，微笑時常常微蹙着眉梢，這就是使人歡喜她的地方。那柔美的甜密的臉龐，真不知傾倒了若干人。每當清朗的月夜，我們便在花陰間細語；呵！現在回憶起，我們真是過了多少銷魂的，快樂的時光！

有一次我去她的家，她一見我便急急的吻着我底脖子，神秘的微笑着。我出奇的呆呆地望着她，忍不住說：

『小鬼，有什麼事？呵！我……』

『來，伊娜，我給你看一張東西——』她不讓我說完就拉着我跑，到她底睡房，她從一個精緻的小盒子拉出一張東西來；非常羞怯地說：

『這……這個就是他，我時常對你說的，呵！那……那個詠曼……』

她給了那張照像我，非常的注意着我這時底表情，我了解得這個，于是我俏皮地說：

『呵！這個就是卓靈的第一個漂亮的情人！』

她依然微笑着不動的望着我。我的眼睛由她底神祕的表情又再移到照片上，那的確是一個漂亮可愛的男子，于是我羨慕的望着她，但她已經不知幾時在默默的低着頭。

我以爲她也許是害羞的原故，更加給我取笑她的機會，于是我毫無顧忌地說：

『好一個害羞的新娘子，幾時給這位好朋友喫喜酒，那時——』說到這裏

，我看見她還是動也不動，我知道自己說錯話，這樣不負責的取笑使對方如此爲難，自己也不覺的不好意思起來，我忙陪笑着說：

『唉！小姑娘，我真該打。小妹妹，笑笑吧，下次伊娜再不敢了……』

于是我捧起她底頭來，預備給她陪個不是。但當我一看見那凝思的眼睛裏含着一顆淚，這使我驚住了。我不安地求她底饒恕：『卓靈，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呵！原諒我，原諒我吧！……』

她站起身來，直對着我望了好一會，好像看一個人是否能信任的那麼直望到她的心底一眼。當我遲疑的望着她的時候，她對我笑了笑，非常閑靜的在室內繞了一周，然後在一個黑色的皮盒取出了她的 Violin，又回復了她的平日那麼可愛的微笑說：

『伊娜，我們走出去玩玩好麼？譬如說，走到我們屋後那個大花園——好不好？這麼一個美麗的月夜，在屋裏我真要悶死了！……』

我不安似地望着她：

『可是，卓靈，爲什麼？你剛才好像很憂傷似的，你，你到底爲什麼呢？』

『你太心急了；』她蹙着眉，笑着說。『你慢慢兒自然會知道的。據說焦急過度的人會不長命哩！』

她雖然這麼開心的笑着，但我却可以看見，那眉梢間依然隱隱的含着那無限幽戀的神情，呵！多麼一個嬌麗，多情的女郎！我愛憐似的呆望着她，到第二次催促時，我們才懷着神祕的心情踏上那滿佈着月色的花園去了。

二

如水一樣柔媚的青光瀉到卓靈底黑軟的髮上，蒼白的臉孔，側面看去真像一個美麗的石膏像。卓靈把 *Violin* 放在頸頸上默默地在奏着，那聲音是這麼的婉曼和淒清，停留在這冷清的樹梢上。我呆着這個多才多藝的年青女郎，我深

深深地感動着，實在的，詠曼的照片又重在我的腦海裏一閃；詠曼真不失爲這個時代的翩翩美少年，無怪卓靈給他底美那麼的迷醉了！于是我又急急地催促着她把他們那段哀怨的浪漫史告訴我。她只好放下了琴，似乎深思的樣子，呆呆的看了一回月亮，像想着了一些什麼；她那美麗的眸子不住地在閃動着，她那種幽情連我也倒在她底愛的懷抱中了！

『唉！伊娜！』她嘆了一口氣，苦笑着：『我們相識的日子還淺哩！——但這有什麼關係；一些老朋友還不及一個新相識的，了解得我更多哩！我愛你，我永遠信任你！所以，伊娜，除了你以外，我不曾向一個人宣示過我底心曲，這世上沒有一個人再比這能夠懂得我；也許我這輩子的祕密，也只有你知道，你同情吧了……』

『想你早已經知道，我的朋友們都以爲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的天真只落得被他們稱爲浪漫，我的熱情也一樣地被他們叫做危險；卓靈不是一個平常

的人，但她到底是什麼？誰知道哩！有人歡喜我，也有人在咒詛我，恨我！我從前不曉得這麼多事，但現在我漸漸學會點了。不過我仍然不會因這些而改變我的處世態度：他們說我是古怪也吧，浪漫也吧，危險也吧，我將永遠把我自己變做最天真，最純潔，最熱情的一個人。

『正因為我的態度坦白，真誠，熱烈，多情；因而我的身邊就有無數的自作多情的男子。——其中固然是有些真誠的，羨慕我的男子，但因為我的態度而誤會我，把我只當做一個好看的玩弄品看待的也不乏人。他們看我永遠是一個頑皮的，只曉得玩弄其餘什麼也不懂的一個女子；要是我說我會有憂傷，不幸，我深夜中會獨自流淚，一定會把他們笑死！呵！他們永遠不會相信的。像我這麼一個似浪漫而其實還天真的女郎，也有着一般忠誠的女孩底純潔，柔美，和慈愛底心腸！在這個時代，你的真情將被人稱為『感情的戲謔』，我沒有法子逃避這環境；我只有時時在他們的面前歡笑着，即使煩悶，幽鬱落下我的髮

梢，我的嘴唇依然的微笑着。呵！你不看見我在微笑中時時微蹙着雙眉嗎？你看見這愁鎖的雙眉，你便知道她實在是一個深思多愁的人……

『我的家庭是書香的世家。在村中算是唯一的富有，因而我家所含着的封建的餘孽色彩也獨厚，我應該怎樣說呢？每餐喫飯至少也有四五十人，除了一些老頑物，除了曉得學穿一件新時代的衣裳，骨子裏依然是那麼的頑固，腐敗！一些年青的公子哥兒們，一些風流的太太小姐們，總算很難得的都聚在我底家。他們喫完了飯沒事做，家裏又有錢，也樂得天天去戲院，上館子，進舞場，直弄到天明才睡覺，非到明天一兩點鐘還不起來。這樣還算得叫做人底生活麼？這簡直是人間的地獄，我看着他們的過活心裏真難受。起始他們極力的獻媚於我，想拉我和他們同走一道，但知道這是一個完全的絕望時，他們又極端的憎恨我，討厭我。在這家庭我是一個叛逆的女性，不受歡迎的怪物。有時抹牌『吊腳』時，滿面的懇求遭了我底拒絕，他們的憎恨我也就不可形容。我終日

孜孜不倦的埋頭書案，更給了他們藉此取笑我的機會。在這家庭，在這人間，我是被冷落了；然而因為我的性氣高傲，而且他們好像在我的身上還找着什麼希望哩！所以我依然很快樂的活在人間，他們也并不給我更多的難受。

『有人猜我這樣漂亮的人一定已經有很多的愛人了，對；但也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記得有一次我的一個很平常的男朋友來找我去打球，過後便好像一個平空的霹靂，意想不到會發生那麼多的事端。喫飯時少年人的冷嘲熱諷，老年底憤怒，猜忌，家訓，使我竟像逃席的囚犯，只喫了一小碗便躲在自己的房裏哭起來，像在一個夢境，人生的前途真是滿佈了荆棘和黑暗——自此沒有一個人來找我，除了一些還相好的女朋友外。自從受了這個打擊，我的熱情也灰冷了一大半，便無所謂什麼愛人不愛人，一些可愛的男子哩！只是一律友愛的看待，固然我的態度沒有變更，我依然還是那麼的誠懇，坦白，親熱，微笑

.....1

說到這裏她忽然停止了。像一個勇敢的戰士在微笑着。她孩子似的望着我：

『伊娜，你不會想到我有這麼複雜，困難的環境麼！我的思想誠然古怪，但我感到比這些人的冷落還難受的，就是這廣漠的大地，竟找不着一個人能真真的聽我底話，相信我，了解我，能看到我的弱點，又能看到我的靈魂底純美；沒有，一個也沒有！』

我深深地浸到沉思與悲哀中：像這樣的環境產生這麼一個古怪的人。但是那張照片又在我腦海中一動，於是我跳起來說：

『那末，詠曼呢——？』

『詠曼嗎？』

她看我神祕的微笑著，不答話。

『是，詠曼。』我沉重的說。

『呵！你生氣了呢，好姐姐！』

她頑皮的樓着我底頸子笑起來。

『說呀，好小姐，不然；我可真要生氣哩！』

她忽然的皺着雙眉，淡淡地說：

『那有什麼好說呢？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戀愛，戀愛，想來也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我驚奇的叫起來；『想來你已經戀愛過來，你覺得戀愛討厭了？或者你的愛人太多了？』

她淡淡的一笑後，說：

『不多不少，我的愛人只有一個，——最自私，最善於嫉忌，最不能了解我的一個；那就是詠曼，呵！這個可恨又可愛的鬼！』

我疑惑的望着她：